周宮故書攷

敘

周禮有故書今書之別疏謂劉向未校以前爲古文旣校以後爲今文非也以鄭注考之凡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所據之本竝是故書故書今書猶言舊本新本耳周禮乃古文之學何今文之有劉向校書未卒業子歆續成之周禮葢歆所校杜子春鄭大夫親從歆問而竝據故書作注則故書乃校後之本也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及子大司農仲師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

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葢杜鄭之本故書也賈馬之本今書也故書周壁中書今書爲隸古定𥂕人注云故書膴或爲鶉鄉師注云今書多爲屯是故書今書皆非一本葢書經三寫不免魯魚然子春等於經文但正其譌不易其字今書竟改之啟後世輕改經文之漸後鄭就今書以校故書而箸其異同於注使後學得以參考而究其原至於辨聲類存古字其有功斯經甚大近世通儒復疏通證明之今採錄而參以鄙見附箸下方亦鄭君讚辨昔賢之志也道光壬午閏

三月徐養原書

周官故書攷卷第一

天官冢宰第一

大宰　二曰嬪貢

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賓貢皮帛之屬元謂嬪貢絲枲疏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若言嬪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　養原按古字多假借賓字卽可讀爲嬪然九嬪諸職未嘗借賓爲嬪則字例不定故先鄭從故書作賓解爲賓客後鄭從今書作嬪解爲嬪婦釋名

親屬篇云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妾之中見賓敬也

小宰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傅別元謂傅別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惠氏士奇禮說荀子性惡篇辨合符驗辨猶別也合猶傅也傅別猶辨合也葢辨而別之爲兩合而傅之爲一如符節然　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辨別二字古多通用如月令章句引別名記卽白虎通之辨名記　養原按言符則合在其中矣鄭大夫

讀是。互詳秋官士師

六曰廉辨

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疏端亦正與廉正爲重故不從

七事者

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段補或字

爲七事

庖人　賓客之禽獻

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　養原按獸爲字

之誤古文卽故書也故書用古文今書則改爲隸

故鄭君特箸此語以見例

甸師　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

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飮之故謂之縮縮浚也

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

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元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

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薦然後焫

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其祭之苴

亦以縮酒　段氏曰許叔重酉部有莤字云禮祭

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從酉從艸引春秋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莤酒說略與大夫同莤字又見於毛傳云湑莤之也沿王獻之辭中令帖云蓬莤與蘭蕙齊榮葢謂莤卽蕭字非是　養原按莤酒今本春秋傳作縮酒其因大夫之讀而改之與抑大夫之前傳本已有作縮者與蕭從肅聲縮從宿聲其音相近儀禮肅賓或作宿賓（見特牲饋食禮注）則肅聲宿聲之字自可相通王子敬借莤爲蕭亦未見其非也然子春之

說與詩合自不爲無據耳

酒正　酒正奉之

故書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

養原按故書無酒字今書有酒字其特載先鄭

之說者欲見故書今書初無異義也

凌人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

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

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　段

氏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

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
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
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段說是也爾雅曰正長也
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
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若建丑
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
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爲一歲之長而但以
爲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

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

之稱此淩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

籩人　糗餌粉餈

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

也　說文食部餈稻餅也从食次聲或从齊作𩜹或

从米作粢　餈原按茨爲餈之假借

醢人　菭菹鴈醢

故書鴈或爲鶉杜子春云當爲鴈

掌舍　設梐枑再重

故書枑爲柜鄭司農云梐㮰梐也柜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謂行馬　段氏曰司農梐柜爲二物杜梐枑爲一物涑讀如盥漱之漱橐讀爲㴑集韻㴑當洛切滴也受居溜水涑橐者今之格霤是也謂霤水下其間漱之㴑之會同之舍爲壇不屋不應有櫄及格霤等故後鄭從子春作梐枑枑與柜形聲皆相似　養原按梐枑竝見說文義與子春同司會參互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修閭氏互欜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

當爲互謂行馬是古者梐枑之枑或通作互互與巨形聲相似故作柜則讀爲枑作巨則讀爲互杜鄭各依字讀之說文辵部䢔迦互令不得行也脩閭氏注云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是皆以互爲枑也

爲壇壝宮棘門

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疏閔二年衛文公居楚邱國家新立齊桓公共門材先令豎立門戶故知棘門亦得爲材材門即是以材木爲門也養原按棘材形聲不同各爲一字先鄭以棘爲戟自不可易材門存異字而已

玉府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　養原按珠夷形聲不同各爲一字喪人共夷槃冰依尸而爲言者也此不應與之同名故不從故書

外府　共其財用之幣齎

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元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　爾雅釋艸茨蒺藜也嚴氏元照爾雅匡名云說文艸部薺疾黎

也从艸齊聲詩曰牆有薺禮記玉藻趨以采齊注云齊讀楚薺之薺則是詩古本皆作薺許鄭同也今作茨者蓋古者次齊偏旁通借如齎或作粢餈或作𩟄穧或作齋皆見說文齋或作資見周禮儀禮注乃其例也　養原按說文貝部資貨也齎持遺也不作重文與鄭異此經齎爲行用如鄭說則資齎同字無分古今如許說則齎爲正字資爲假借聘禮問幾月之資古文資作齎然則資爲今文乃禮家所定然未必不因乎古也鄭注二禮故非白

相矛盾

司會　以參互攷日成

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說見掌舍

司書　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說見大司徒

職幣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

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　養原按祿爲聲之誤

司裘　諸侯則共熊侯豹侯

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疏虎侯是天子大侯不宜在諸侯熊侯之下故不從也段氏曰司農從杜說故云王之大䠶虎侯王所自䠶熊侯諸侯所䠶豹侯卿大夫以下所䠶諸侯之大䠶熊侯諸侯所自䠶豹侯羣臣所䠶卿大夫之大䠶麋侯君臣其䠶焉此以虎侯爲最貴而說文侯字下曰天子䠶熊虎豹服猛也諸侯䠶熊豕豕字贗虎大夫䠶麋麋惑也士䠶鹿豕爲田除害也此從故書諸侯則共熊侯

虎侯以熊侯爲最貴天子諸侯同之但今書經文天子侯以虎居首故杜知其最貴不得爲諸侯之次侯許陛熊虎上然無解於諸侯與天子弗殊也杜說爲長先後鄭皆從之　養原按射人王以六耦躰三侯注引鄭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與此經相應余仁仲本作熊虎豹殆據說文而改之耳使先鄭本獨作熊虎豹則後鄭何容略而不言使先鄭後鄭皆作熊虎豹又何以獨貴虎乎葢周禮傳本甚多許所據之本或杜鄭所未見杜鄭本王虎

熊諸侯熊虎次序顛倒故須改虎爲豹若如說文則不煩改字矣夫虎熊豹同爲猛獸孰貴孰賤以經之序次爲憑非別有他義然則許鄭二家並存焉可也　又按杜子春改虎爲豹避天子之侯也竊意說文之熊豕虎豕字既是牘文則熊字亦非必不可刪者若刪熊豕兩字而於虎下增豹字更爲妥協蓋周禮天子虎熊豹諸侯避天子之虎而用熊豹說文天子熊虎豹諸侯避天子之熊而用虎豹雖熊虎不同而等威之辨其例則同也又況

鄉射記諸侯麇大夫虎豹說文以麇屬大夫則諸侯當用虎豹并又其鑿然可證者乎然如此則古書改者多矣杜子春則可吾則不可明乎說文之例與周官同然後子春之改字其理乃確

厥裘飾皮車

故書厥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元謂厥輿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疏此周禮一部之內稱厥者衆多故書皆爲淫先鄭皆爲陳後鄭皆破從輿輿爲輿象生時之物而作之

養原按厥之爲淫葢聲之誤然先鄭直訓淫爲陳是不必改從厥也

說文广部廞陳輿服於庭也字從今書義同先鄭然則淫與欽皆可訓爲陳也爾雅釋詁廞熙興也此後鄭所本而不能通其義於淫別詳司服

掌皮則會其財齎

鄭司農云齎或爲資見外府

內宰 使各有事以作二事

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出其度量淳制

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 惠

氏士奇曰湻本作縜一作敦丈尺縜制見管子君臣篇斗斛敦槩見荀子君道篇杜讀爲純義本淮南案淮南墬形訓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䠶禮及投壺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是耦謂之純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軘車湻十五乘杜注云湻耦也是湻與純通也　養原按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湻制杜子春云湻當爲純純謂幅廣元謂湻讀爲湻尸盥之湻段氏謂元謂湻之湻當作純非也湻純音同古字通用內宰故書作敦故

從子春改爲純質人故書亦作湆則不必改純葢
此無正字或借用湆或借用純俱無不可至管子
君臣篇作緕注以爲古準字葢湆純皆有準音此
字以純之左傍湆之右傍合而成之說文所無乃
俗體也惠氏禮說反以此爲正字誤矣

九嬪　贊玉齍

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　惠氏棟左傳補注
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史記晉世家云齊頃
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古玉字皆作王晉語

改玉改行荀卿王霸篇云改王改行是古玉作王之證　段氏曰篆體玉與王皆三畫惟玉三畫勻王上二畫相近不勻

與婦功　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故書齎爲資杜子春讀爲資此資字段改齎　段氏曰此故書作資子春易爲齎而鄭君從之也今本作杜子春讀爲資資便是讀資爲資不可通矣　養原按外府注鄭司農云今禮家定齎作資則作資者今書也此注之誤在首句當改云故書資爲齎杜子

春讀爲資則與外府注不相背矣典枲注放此經文

亦當盡改作資釋文云事齎本亦作資

典枲　以待時頒功而受齎

故書齎作資見上

縫入　喪縫棺飾焉

故書焉爲馬杜子春云當爲焉　段氏曰此字之

誤也

衣翣柳之材

故書翣柳作接櫝鄭司農云接讀爲歰櫝讀爲柳

皆榯飾檀弓曰周人牆置翜春秋傳曰四翜不蹕

段氏曰司農所據記傳字作翜今本記傳則皆作翣矣周禮注疏改牆置翜爲牆置翣宋槧本岳珂本皆作牆置翜翜者翣之假借字也○按接又翜之假借字經文翣字當亦本作翜而後人改之　惠氏士奇曰柳一作僂釋名其形僂也莊子曰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柳之言聚故曰聚僂棺之飾也呂氏春秋曰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輤僂翣以督之古柳皆作僂一作縷翣見荀子

禮論篇　養原按段氏謂經文翣字亦本作⿱𦐉疋其說是也葢注本有⿱𦐉疋無翣今本既改注則必併經文而改之矣　又按橮字字書所無釋文音柳亦就此經而作音耳其本音本義則不可考殆亦傳寫之誤也集韻四十四有⿹戈黹蔞僂⿰車丣⿰車留四字皆喪車飾

蔞翣見檀弓下注云周禮蔞作柳柳在尤幽韻蔞在矦韻二韻異部而相近故可通用漢高祖曰婁者劉也是其證荀子禮論有縷翣又有翣蔞楊倞以爲俱蔞翣之誤但蔞與橮字形絕不相類無緣

致誤疑櫝當為轃或為轓然亦不見於說文闕疑可也

染人　夏纁元

故書纁作𪐄鄭司農云𪐄讀當為纁纁謂絳也

段氏曰𪐄不見於他經傳說文黑部有黷字云黑有文也從黑冤聲讀若飴登之登按黷字𪐄字故書假借為纁字也　王氏引之曰玉篇黷於勿於月二切或作黦廣韻黦黃黑色也黦與𪐄同又通作菀淮南時則篇天子衣菀黃高誘注曰菀讀登

飴之登則古人衣色亦有用纁黃者急就曰鬱金半見緗白紨顏師古注曰鬱金染黃也鬱與纁聲義正同夏纁元者豳風七月所謂載元載黃也似不必改爲纁字　養原按黦卽纁之變體經傳纁元多連文苑黃罕見纁爲假借段義爲長

夏采　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故書綏爲禭杜子春云當爲綏禭非是也　段氏說文㫃部旞字注云司常職曰道車載旞斿車載旌夏采以乘車建禭復於四郊禭當爲旞說文旞亦作

旜因譌而爲襢復者求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故以道車朝夕燕出入者建旞以復禮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又曰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綏皆旞之譌言其旞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旜大夫士以物　養原按說文無襢字集韻六至襚或作襢則襢卽襚字襚之或作襢猶旞之或作旜也襚爲贈死之衣非所以復且官名夏采當建羽旄不當建衣服故子春以爲非而後鄭亦置襢字而不論葢以爲誤字無待於辨也惟段氏

以禮爲旞字之譌證據頗確不妨與杜鄭之說竝存

地官司徒第二

廛人

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稱　惠氏棟曰管子五輔篇曰辟田疇利壇宅荀卿子云定壇宅是古廛字皆作壇也

泉府

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疏泉與錢今古異名故得通一義　說文貝部貝字注　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而廢貝行錢　國語周語下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昭注古曰泉後轉曰錢　段氏曰據許語秦時易名錢也故金部錢字下曰銚也古田器一曰貨也

養原按一曰貨也四字見小徐本而大徐本無之泉錢同聲古葢通用秦爲廢貝之始非名錢之始也

饎人

故書饎作⿰食熙　養原按⿰食熙說文本作⿰食巸今從熙傳寫之誤特牲注誤與此同　又按饎⿰食熙乃一字也

鄭疊故書衹疊異字不疊重文如儀禮不疊廟廇時皆此其變例豈亦以⿰食巸字稍僻故邪○餘詳儀禮古今文異同後經竟

作⿰食熙釋文同何也

大司徒　五曰以儀辨等

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詳春官肆師

正日景以求地中

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當字据汪道昆本補爲求　惠氏

捄
曰救當作捄說文引虞書云旁捄孱功蔡邕石
經般庚云器非捄舊皆以捄爲求　段氏曰捄卽
救古攴與殳偏旁多通用然則周禮以救爲求古
文假借字也　蓋原按攴殳通用葢漢隸如此篆
文則不然說文殳部無捄字

五比爲閭使之相受

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　蓋原按典婦功
注以授爲聲之誤然周禮受字故書多作授疑古
者受授通用掌葛以權度受之故書亦或爲授

小司徒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

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　養原按說文戈部或邦也或又从土作域然則邦域義同杜必改邦爲域者段氏曰邦者統詞域者別詞鄭云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今按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與此經地域同義

鄉師　輿其輂輦

故書輂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　惠氏士奇曰古連輦通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

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軺輦則古輦皆作連可知矣　養原按巾車輦車釋文作連車云音輦本亦作輦

執斧以涖匠師

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涖謂臨視也

養原按說文無涖字立部竦臨也是涖卽竦之俗字先鄭以俗字釋經欲人之易曉也春秋僖三年公子季友如齊涖盟穀梁傳云涖者位也鄭注需卦彖傳位乎天位上位字音涖見釋文　葢古者位竦

俱借用立字凡言故書涖作立者猶言故書涖作位耳至篆文而立位隸始各爲一字後復於位傍加水作涖或於位上加艸作莅以代隸字去古益遠矣

巡其前後之屯

故書巡作述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段改臀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元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爲屯從屯　養原按說文辵部述循也古脂微等韻與諄文等韻相爲出入如

準之音水敦之音對是也𨒅與循音義俱同而循巡古亦通用漢書游俠萬章傳章逡循甚懼逡循即逡巡故巡亦通作𨒅 段氏曰屯聲殿聲古音同在弟十三部段以諄文欣魂痕爲弟十三部鄭大夫杜子春皆從作𦟝之本鄭君則從屯故其說義不同今本周禮注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誤 養原按說文尸部屍髀也或从肉隼作脾或从骨殿聲作臀別無𦟝字大夫子春所據之本葢竝是屯字但以書或作屍故讀從之古者課殿及軍後之殿疑只作屍殿乃擊聲

說文在殳部　非此義然殿最乃考課之法非所施於師田經云前後之屯而讀爲在後曰殿明與經義不合而又曰謂前後屯兵也則仍不廢屯字何不竟從屯乎此處疑有脫誤未敢强解

鄉大夫　五曰興舞

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爲舞謂能爲六舞　惠氏棟曰古無與武同音武又與舞通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主皮馬融云躲有五善五曰興武與舞同漢武梁祠

堂畫象云蔡武陽令史記作蔡舞陽知古字通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

灋

故書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書亦或爲

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疏月吉每月朔

教亦彌數若爲正月之吉

日以其彌親民

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

段氏曰杜易政爲正

下屬讀之鄭君不從者州長正月之吉讀法黨正

四時孟月吉日讀法族師則每月吉日皆讀之於

義爲長不得族師轉同於州長也

春秋祭酺

酺者爲人物烖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元謂挍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　養原按挍人注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疏云馬神稱步謂若元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步與酺字異音義同如當爲蝝螟賈氏說兩句俱是步字意在明祭步有此二法非分別酺與步也酺步通用可以兩從鄭君之說與子春小異又按說文酉部酺王德布大歓酒也漢書

文帝紀初即位酺五日注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此酺又與祭酺不同祭酺雖亦飲酒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然非賜酺也或溷而一之誤矣且其字雖亦音步未有通作步者師古曰字或作脯

閭胥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段改作暨比則讀灋

故書既爲暨段改暨爲既　杜子春讀暨爲既段改既爲暨

段氏曰杜子春讀旣爲曁而鄭君曰祭祀役政喪紀四者及比共爲五者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及訓曁從杜說也故書作旣杜易爲曁鄭君依以正經文今各本以注改經以經改注遂使及訓不可通矣公羊傳曰會及曁皆與也　養原按說文乑部眔詞與也虞書曰泉咎繇今經典通作曁此經故書作旣旣卽曁之省文非訓爲已也故書近古其文尙簡宜作旣今書宜作曁讀旣爲曁則可讀曁爲旣則不可段氏互易之不嫌肊斷

觵撻罰之事

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觵撻罰之事　段氏曰所以必從杜者嫌觵撻之外別有罰事也　養原按事非一端不止於觵撻罰故讀罰在之上

舞師　教皇舞

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　疏先鄭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　養原按說文羽部翌樂舞以羽

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此說與先鄭合𦏺爲正字皇爲假借其字本同故先鄭於此從皇於樂師從𦏺各就字解之後鄭則槩從皇訓爲析羽不解𦏺字之義當亦以皇𦏺爲同字也義卽威儀字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舞之容儀在羽故謂羽舞爲義舞後鄭以皇爲雜五采如鳳皇則其儀更可觀矣

牧人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故書毀爲甈尨作龍杜子春云甈當爲毀龍當爲

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

養原按說文𨸏部隉危也从𨸏从毀省班固說不

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又出部䊉槷䊉不安也易曰

槷䊉又瓦部甈康瓠破罌从瓦臬聲或从埶作𤮿易

之槷䊉即書之阢隉阢隉與䊉同隉與槷同隉字既

从毀而槷字古文假借以爲臬字甈从臬或又从

埶是从毀从臬从埶之字互相爲用又甈爲破罌

廣雅二云裂也破裂亦即毀缺之義說文土部毀缺也又缶部

缺器破也故毀字可轉爲甂　段氏曰巾車龍勒龍駹
也駹車故書駹作龍玉人上公用龍龍當爲尨然
則經文尨雜字多作龍又曰今本龍作厖依宋本岳本正○按汪道昆本亦
作龍　養原按巾車與犬人俱作駹玉人與此經俱
作尨駹尨古亦通用

載師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任近郊之地　任遠
郊之地　任稍地
故書廛或作壇別見序官廛人　郊或作蒿稍或作削鄭司
農云壇讀爲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

有宅者杜子春云蒿讀爲郊　養原按郊蒿古字通用春秋桓十五年穀梁經曰公會齊侯于蒿公羊作鄗又文三年左氏傳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郊作鄗是郊蒿同音故並與鄗通也　段氏曰稍說文邑部作𨛫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周禮曰任𨛫地疑削郎𨛫之譌字大宰家𨛫之賦音義云本又作𨛫

唯其桼林俗本作漆林今從釋文之征二十而五

故書桼林作漆林今本桼漆互易依段改　杜子春云當爲桼

林　段氏曰依說文桼木汁可以髹物也漆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也然則故書作水名字杜易之宜矣陸德明本作桼林不誤其云本又作漆者卽今俗本是也攷巾車注文桼字十一見字皆作桼今本錯出漆字知漢人髤桼字不從水今禮記左傳從水作者自是後人誤寫耳　養原按子春云當爲桼林此桼字宋本亦多作漆閩監毛及永懷堂本竝作桼此今本勝於宋本也釋文云本又作漆賴有此句知所摘桼林二字爲經文

遺人　以恤民之囏阨　以待羇旅

故書囏阨作墐阨羇作寄杜子春云墐阨當為囏阨寄當為羇　養原按囏墐羇寄各以同音相通注云羇旅過行寄止者則羇寄義亦同也墐諸本皆從手惟汪道昆本從木與釋文不合囏籒文艱字見說文攷鄉師亦有囏阨之文音義云本亦作艱則傳寫字例亦不一

師氏　掌國中失之事

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為得杜子春云

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　惠氏棟曰三倉
日中得也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
子勝之尙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行論篇云禹
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
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
用杜說而不改字　王氏引之曰家大夫曰管子
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謂不相
得也齊策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亦
曰中得也中得義相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宋玉風

賦曰中肩爲彤得目爲臆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是也中得聲相近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至忠篇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得之淮南齊俗篇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是也然則或改字或不改字義得兩通也

汪舉則從

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釋文與音預　養原按禮記禮運選賢與

能王氏引之曰與當讀爲舉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是也舉與古字通无妄象傳物與无妄虞翻注與謂舉也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兮言舉前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與舉也墨子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言舉謂之不祥也今按鄭從今書訓舉爲行與杜義異然與舉古既通用則凡舉皆可通作與觀禮運之舉與易象楚辭墨子初非同義則此經鄭杜二義皆可作舉亦皆可作與也

使其屬師四夷之隸

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　養原按肆說文作隸从長隶聲隸从隶柰聲二字形相佀

司市　市師涖焉

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當爲涖涖視也說見鄉師

辟布者

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元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疏先鄭從故書爲辭訟之布後鄭不從者若辭訟之布當歸其本主何得各有地之叙乎辟法也實者則置於地之叙歟

者沒入官是其法也　養原按說文辛部辭訟也又辟部辟法也
二字形雖相近音義迥別故二鄭各就其字之本
義解之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故書附爲柎杜子春云當爲附　段氏曰附麗字
周禮多作付此作柎皆假借字也高宗肜日天旣
付命正厥德今文尙書作附命說文訓附爲附婁
訓坿爲益也似以坿爲附麗正字　養原按柎俗
本或作祔非也大祝付練祥注云付當爲祔祭於

先王以祔後死者非所施於此經也

廛人　凡珍異之有滯者

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元謂滯讀如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　養原按先鄭從故書作廛後鄭從今書作滯然俱解爲滯物在廛則其歸一也但貨物食物異耳又按此經以滯爲廛泉府以滯爲癉廛在仙韻癉在旱韻二韻本通滯在祭韻古祭泰夬廢往往與元寒桓删山仙相出入

如𣡌從獻聲蛪讀如芮是也然則廛癉與滯古蓋

通用

賈師　凡國之賣儥

儥買也故書賣爲買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令賣

養原按說文人部儥賣也上文貴儥注云貴賣之

亦訓儥爲賣此經賣儥連文故變訓爲買是儥有

賣買二義也若從故書賣爲買則儥仍訓賣故先

鄭云有所斥賣正釋儥字之義

胥　襲其不正者

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者

養原按襲習古字通說見儀禮古今文異同士喪禮篇掩襲與重襲義雖異而音則同故亦通作習左傳襄十三年歲習其祥禮記表記注引傳習作襲

泉府　貨之滯于民用者

故書滯爲癉杜子春云癉當爲滯說見廛人

遂師　庀其委積

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　釋文作庇云又作庀　段氏曰說文有庇無庀疑庇庀

一字也如妣籀作𡚱　養原按當以庇爲正庀字
究屬俗體比則庇之省文

委人　以甸聚待羈旅

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羈　養原按遺人羈
作奇此作奇其寄之譌字邪抑寄之省文邪羈字
俗從奇作羇其誤葢有由也後漢書馬援傳援鑄
銅馬式依儀氏䩭中䩦字又卽羈之省文說文所

無

草人　騂剛用牛　墳壤用麋

故書騂爲挈墳作坌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强也鄭司農云墳段改坌壤多坌鼠也元謂墳壤潤解疏餘八等之地皆據地之形色唯此墳壤以坌鼠外物爲名於義不可

養原按說文無騂字土部垟赤剛土也从土觲省聲是騂剛之騂本作垟垟觲音同故又借用觲說文角部觲角低仰便也引詩曰觲觲角弓騂且角當用此觲字又有觢字一角仰也从角㓞聲引易曰其牛觢今易作掣蓋觲與觢義類相近故觲字轉爲觢觢與挈俱从㓞挈與掣俱从手挈觢掣三字其音亦相

近是其輾轉相變之因也　段氏曰鄭司農云蚠壤多蚠鼠也此依故書作蚠如其字解之今各本云墳壤多蚠鼠殊誤鄭君則依今書作墳　養原按蚠與墳古字通春秋昭五年左氏經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泉穀梁作賁泉是賁與蚡同也蚡即蚠字又僖四年左氏傳云公祭之地地墳僖十年穀梁傳則曰覆酒於地而地賁是賁與墳同也賁既兼通蚡墳則蚡墳亦自相通矣凡故書多假借今書多用本字故書借蚠爲墳蚠壤猶曰墳壤當以後鄭之說

爲長

掌葛 以權度受之

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說見大司徒